

畅销百万册的少年成长故事

# 米妮来了



【德】苏珊·菲尔舍尔 著  
沈星成 译



## 牙套王子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# 米娅来了



牙套王子



【德】苏珊·菲尔舍尔 著  
沈星成 译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米娅来了. 牙套王子 / (德) 苏珊·菲尔舍尔著; 沈星成译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8.4  
ISBN 978-7-5078-4250-0

I. ①米… II. ①苏…②沈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 
IV. ①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51475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—2017—2527

Copyright text and illustrations © 2016 by CARLSEN Verlag GmbH, Hamburg, Germany  
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y under the title MIA UND DER ZAHNSPANGENPRINZ by  
Susanne Fülcher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China International Radio Press  
All rights reserved

Translation rights have been negotiat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

## 米娅来了：牙套王子

---

著者	[德] 苏珊·菲尔舍尔
译者	沈星成
审校	姜林静
策划	张娟平
责任编辑	笄学婧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
---

出版发行社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[010-83139469 010-83139489(传真)]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 邮编: 100055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	880×1230 1/32
字数	160千字
印张	6.25
版次	2018年5月 北京第一版
印次	2018年5月 第一次印刷
定 价	24.80元

---

  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 
官方网站 [www.chirp.cn](http://www.chirp.cn)

版权所有  
盗版必究



阿莉娜、莱奥妮和耶特



我的闺蜜团。

米娅·汉森



这就是我：  
蝴蝶小姐！

芭蕾舞鞋



男生也能穿！

爸爸由由米



有时候让我  
有点儿受不了。

港口渡轮



在易北河上行驶。

遇事总有办法。

阿尔加奶奶



鱼肉汉堡



鱼市有售。

但愿读书  
使人明智!



许多书





# 目录

玛曼瓦杜! / 1

海鸥鸣叫的地方 / 13

为啥莫? / 33

你真的不懂 / 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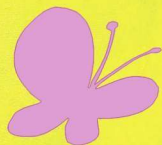
耸人听闻! / 53

“友爱”和“可好” / 69

草场上有一只笨奶牛 / 78

不，不，不! / 93

令人震惊的法国少年 / 107



我的叔叔可出名呢 / 118

让·皮埃尔! / 130

鳗鱼大叔和一串香蕉 / 140

对不起，米娅 / 147

爱的暖流和一摞书 / 154

青口配薯条 / 161

灯光下被发现的白蛆 / 168

这几天很开心 / 178





## 玛曼瓦杜！<sup>①</sup>

我的脑袋里风暴汹涌，天气冷极了。我的耳朵开始变红，脚趾也冻得发麻，这感觉就像蚂蚁在我脚上安了家。

我做了一个深呼吸，开始慢慢地倒计时。“一百，九十九，九十八，八十六……”

耶特故意撞了我一下，咯咯地笑了起来。“你数错了，米娅。”

“我数错了吗？真的吗？”

米娅笑得越来越厉害。“什么时候九十八后面成了八十六啦？”

“耶特，这儿我待不下去了！”我猛地站起来，紧紧拽着耶特的胳膊。可笑的是，我的两条腿也冻得发软，软得跟果冻似的。

“我就在你身边啊，蝴蝶小姐。”耶特小声地告诉我，“你什么事儿也不会有的。”

那当然啦！如果那个戴牙套的法国少年让·皮埃尔马上出现，我可能会在可爱的他面前晕倒，或者大叫一声，瞬间变老七十岁。然后我棕色的头发就突然变成灰色，脸上长满皱纹，我那漂亮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表示问好正确的法语表达应为“Comment vas-tu? ”，后文耶特念成“Maman-waduh? ”，故音译为“玛曼瓦杜”。





蝴蝶发卡说不定也跟着分崩离析。

大约五分钟之前我和好朋友耶特、爸爸、妹妹莱娜、奶奶奥尔加慢腾腾地赶到了汉堡中央火车站。这会儿我们在等从巴黎开来的火车。莱娜和奶奶去找洗手间了，爸爸在仔细研究公告栏上的行车时刻表，好像想把它们背出来似的。而妈妈、刚出生不久的妹妹约瑟芬还有哥哥卢卡斯只得待在家里，因为车子坐不下了，我们等会儿还得接让·皮埃尔。即便这样，车里还是会多一个人，但是爸爸觉得我和耶特瘦得跟竹竿儿似的，应该没问题。

可爱的牙套少年来自巴黎。我和耶特曾经在柏林的一家高级酒店里认识了他。当时他在那儿打零工做服务生。这是他父母要求他做的，因为他之前在学校干了些蠢事。那会儿我们就觉得他比较友好，既优秀又可爱。（尤其是我！）后来他又回法国了，我和他还偶尔通过邮件保持联系。而现在他又作为交换生来我家待两周，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！每一分每一秒，脑袋里的风暴都在变得愈加汹涌。

每当我想起让·皮埃尔，他身穿服务生的衣服，顶着那头蓬乱的头发的画面就浮现在眼前。每当他笑的时候牙套就闪闪发光。他礼貌地为较年长的女士扶门，当然也给我和耶特扶门。想到他之后的两周都将住在我家，这种感觉还真有点儿奇怪呢。也就是说，他每天都要跟我们一起吃饭，在我们家洗澡，用我们家的卫生间，晚上和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。一天 24 小时他都会在我们身边！

希望我脸上没长痘痘，干干净净的。我正想着，这时穿着黄色

长衫的奶奶穿过站台，带着妹妹莱娜，一摇一摆地朝我们走来。

“Mon dieu，火车晚点半个小时！”奶奶碎碎念道。

“Mon dieu”是个法语词，相当于“我的上帝！”或者“天哪！”的意思。没人知道奶奶什么时候开始会讲法语了。在学校里她可只学过英语，可能是自己偷偷练习的吧。

“怎么这样啊。”莱娜大喊道，“我真想知道这个让·皮埃尔长什么模样。”

“法国人的模样。”我说道。至于他非常可爱的这一面，我没必要跟她讲。

听到晚点我倒是挺开心的，因为在他到站之前我头脑中的风暴可能会停息，脚上的蚂蚁开始撤退，腿也不会再软得跟果冻似的。

“我打赌，他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法国小伙儿。”奶奶笑了，露出了她白雪锃亮的牙齿，“除去热拉尔的话当然是啦，我跟你们讲起过这个人吗？”

“没有啊，奶奶？”莱娜露出疑惑的眼神。

“没有，汉森女士？”耶特更为疑惑。

就连爸爸也走过来，摇了摇头。

他们三个兴奋地盯着奶奶，这会儿只有我对这个热拉尔不是很感兴趣。那肯定是某段上个世纪发生在法国的爱情故事，令人心动。但看到奶奶现在和我的数学补习教师迭戈·克兰菲德在一起，我很开心，仅此而已。关于奶奶和她的爱情这一话题，我不想知道更多的事情。





“热拉尔是我年轻时候认识的。”奶奶不假思索地说道，“当时我和朋友乌泽尔……”

谨慎起见，我没有专心听，但还是听到了一些。那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，发生在南法（没错），那个法国人讲一口美妙动听的法语（这也没错）。

“要我跟你们说吗？”奶奶的故事进入尾声，“我十分确信，是法国人发明了爱情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耶特饶有兴致地问道。

就连莱娜也瞪直了眼，虽然她对爱情应该还没有概念。但她心里似乎已经在想象，想着今后自己也认识一个法国人。这时，我突然想起了让人脸红的事情：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在日记本里写道，有朝一日我要跟一个法国人亲吻。我同班同学打嗝先生偷看了我的日记，还在全班同学的面前把这句话念了出来。当初我潦草地写下了这句话，“有朝一日”并不意味着“现在”或者是“马上”。

这时耶特似乎也想起了这段往事。

“你还记得吗？”耶特低声问我。

“你的日记本？”她转过眼睛，咯咯地笑了起来，笑得比奶奶的朋友们还可怕。

“别说出来！”

“你不让耶特说什么？”莱娜想知道。

“没什么！”

“现在我也想听听。”奶奶说道。

“奶奶！”我双手叉腰，咬牙切齿，好似一头斗牛犬。幸好耶特后来没说下去。

为了打发时间，我和耶特在站台上上下下，给陌生人打分，因为这样可以分散我一部分注意力。牙套少年即将抵达，这简直是震惊全球的事件。我给一位花花公子打了三减<sup>①</sup>，给那位头发竖直的女士（让我想起耶特的妈妈）打了一分，而耶特给那群喝酒的青年统统打了六分。最后，火车终于到站了。

火车头率先开进火车站，随后是一节节车厢从我们身边飞过。我的脑袋就像乒乓球一样，来来回回，当然啦，车窗后的人我一个也看不清。没过多久，火车停了下来。

“他在哪儿呢？他在哪儿呢？他在哪儿呢？”耶特在我耳边尖叫。

这会儿，车门开了，下来一批旅客。

我的心怦怦直跳，突然感觉浑身都沾上了蚂蚁，飓风在脑袋里咆哮。

“他到底在哪儿呀？”莱娜在我身边蹦得可高，就跟飞天橡皮人<sup>②</sup>一样。“米娅，你说啊！”

后来，奶奶也开始尖声说话，想知道可爱的法国少年究竟藏在哪儿。这时，我跑到了爸爸那儿。幸亏他什么也不多说，光顾着找那个可爱的法国小伙。他是我们当中长得最高的，找起人来最方便。

① 德国学校中实行六分制，一分最优，六分不合格。三减则介于三分和四分之间。

② 迪士尼电影中的人物形象。





他的手指向前方。“那儿！我想我找到他了。”

谁？我差点儿问爸爸。因为这种感觉很不真实，我竟然站在这里，等这位牙套少年。

“是那个深色长卷发的吗？”爸爸问道。

我朝爸爸食指所指的方向看去，但在茫茫人海中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像让·皮埃尔的人。当年在柏林的时候，他有一头短而蓬乱的卷发。但是毕竟距离当年已经有些时候了。谁知道他跟那个在酒店打工的法国少年还有几分相像，说不定他现在也不戴牙套了。

“蝴蝶小姐！”耶特在我身边跳了起来。

“他来了！他来了！他真的来了！”

当让·皮埃尔进入我的视线时，我的胃感受到一阵撞击。这就是他，跟在酒店那时候不一样了（当时他穿服务生的制服），现在他穿一身蓝白条纹的短袖，配一条牛仔裤，是很常见的搭配。我的心终于跳得不那么厉害了，好样的，心跳又恢复正常了。要不然我可能没法活着去见让·皮埃尔了。

他背着巨大的双肩包，穿过拥挤的人群，朝我们走过来。我觉得他不光是头发长长了，他自己也长高了，穿的运动鞋大得跟船似的。他四处张望，想找我们。最终他看到了我，便大笑了起来，露出了他的牙套。没错，他还是戴着牙套！

我的胃再次一阵震颤，这时，他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。

“哎……哎。”我结巴地说。

“你好。”让·皮埃尔用法语说道，说完便又咧嘴笑了起来。

他看起来还是老样子，但不知怎的感觉又有些不同，就像在涡轮机里滚了太久变老了一样。

“你好，让·皮埃尔。我是米娅的奶奶！”奶奶夹杂着法语细声说道。

“哈哈，嗨，你好啊！”莱娜尖声说道。

耶特咯咯地笑着，急忙用法语打起招呼。她可能想用法语说“你好吗”，听起来却成了“玛曼瓦杜”。

好像担心情况还不够尴尬似的，我还接着结巴地说了几个“哎”。

只有爸爸非常自然地跟他握了手，说道：“你好，让·皮埃尔。认识你很高兴。旅途还愉快吗？”

“嗯，我一路都……很好。”<sup>①</sup>

可怕！让·皮埃尔好像也有点儿紧张。至少他在柏林的时候还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。还是说他后来把德语全忘了？

“您最近如何？”他问我，并朝我笑。

“你问我？”我问道。

“对！”他点头。

啊，我这只笨蝴蝶，他现在还用“您”称呼我！当时在酒店他就是这么叫我的，据说是因为他在那儿对所有客人都用尊称。如果要我说的话，他完全是糊涂了，或者把我和某个老大妈混了起来。

“谢谢，我很好。”我用嘶哑的声音说道，耶特却忍不住咯咯地笑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此处让·皮埃尔混用了法语和德语。





“来吧，我们先出去。”爸爸说道，“让·皮埃尔，把你行李给我吧。”

“但……这不是……”他还在反对，爸爸就已经把他的双肩背包在身上了。

“好家伙，这可真重啊！你在里面放了什么？”

“Rien<sup>①</sup>，啊，没什么。”让·皮埃尔结巴地说道。

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他有点儿脸红。

“说不定他刚抢了银行，把所有金条都塞了进去。”奶奶一本正经地说道，吓得让·皮埃尔害怕地看着她。

“没有！我没有抢银行。”

“只是开玩笑啦，我的小心肝儿。”

让·皮埃尔的脸更红了，我很难为情，真想钻地底下去。奶奶怎么会叫他“小心肝儿”呢，他听到这个会把奶奶想成什么样？

情况还会变得更糟。奶奶弯下腰大声对我说：“他就是正宗的牙套王子！”我看着我的鞋子，我要是不在这里该多好啊。

我们坐自动扶梯离开站台，挤在人群中，向火车站外走出。耶特、莱娜和我慢腾腾地跟在爸爸、奶奶和让·皮埃尔的后面。说实话，看到奶奶和爸爸负责找话茬儿我挺高兴的。我完全不知道该聊些什么，脑中的飓风虽然已经停下，但它好像把所有的脑细胞都吹走了。

这次和让·皮埃尔重逢，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我以为会非常浪漫，在天空下撑一把漂亮的伞，蝴蝶翩翩起舞，小提琴也为我

---

① 法语，意思是“没什么”。

们拉响。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，只有一种奇怪的陌生感。我和耶特明明跟他一块儿在柏林吃过咖喱肠，互相看着对方微笑，后来还互通邮件。这一切看起来都跟没发生过一样。

耶特将她蓬乱的金发往后一甩，轻声问我为什么板着脸。

“我板着脸吗？”

“对！你看起来就跟让·皮埃尔变成了盲螈似的。”

我不禁偷笑。不久前，我们在生物课上看了盲螈的图片。盲螈是一种有尾巴的两栖动物，它生来就注定长不大，孤独一生。更可怕的是，它长得还非常丑陋，浑身黏糊糊的，呈淡红色，眼睛是透明的。和它比起来，鳗鱼可以稳赢“德国小姐”的称号。

“米娅，你在笑什么？”莱娜想知道。没错，她又竖起了耳朵。没有谁比我的妹妹莱娜好奇心更强了。

“这跟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。”我把她推到爸爸那边，爸爸把她拉住。谢天谢地，这样至少她不会在我们这边偷听了。

“让·皮埃尔不是盲螈。”我悄悄地跟耶特说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我耸了耸肩。“不知道。他不知怎的有点儿不一样了。”

就在这一刻，他回过头微笑，露出他的牙套。我同样也向他微笑，但愿我的表情没有像吃柠檬时一般狰狞。

“我就不明白，”耶特说，“他一点儿没变，还跟柏林那时候一样。他只是不穿服务生制服，头发长长了一点儿……”

“还有他那巨人的脚。”我无力地补充道。

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到底怎么了。这一刻我期待了很久，但现在我感觉自己走错了电影。主角是一个戴牙套的法国少年。我真希望现在和耶特一起重回到柏林，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去吃好吃的咖喱肠，静静地品尝美味。身边没有奶奶、爸爸和莱娜整天缠着我。

耶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说道：“他现在在我们身边，你只要习惯这一点就行了。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我勇敢地点点头。一切都会好的，肯定一切都会好的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让耶特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。只是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一时语塞或是脑中又刮起风暴的时候，耶特还能拉着我的手。



没过多久，我们挤着走出了火车站，上了车。穿着黄色长衫的奶奶笔挺地坐在爸爸旁边的副驾驶位上，我和耶特、莱娜、让·皮埃尔一个接着一个挤进后座。耶特第一个，然后是莱娜和让·皮埃尔，我最后一个挤进去。

哎哟！可以跟让·皮埃尔有肢体接触。

开车过程中，我们之间的对话大概是这样的：

爸爸：“让·皮埃尔，你看，马路那边的白色大楼是剧院。”

奶奶：“那些演员都是世界一流的。”